

死亡工厂



死 亡 工 厂

[捷克] 奥托·克劳乌斯 原著
艾利希·库尔卡

白 林 魏 友 编译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三年·重庆

封面设计 郭晶莹

死 亡 工 厂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荣 昌 县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37×1092 1/32 印张5.125 插页2 字数102千
1983年2月第一版 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1,000

书号: 11114·17 定价: 0.45元

内 容 提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匪徒奥斯威辛——比克瑙建立了一座秘密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里，数万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数百万欧洲各国公民成了法西斯杀人机器的牺牲品。本书的两位作者曾是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政治犯”，也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免遭毒手的幸存者。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愤怒地撕开了这座法西斯集中营——即死亡工厂的黑幕……

《外国史知识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唐 枢

副主编 朱佑慈 秦晓鹰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佑慈 任雪芳 李纯武 赵淑慧 俞振基

秦晓鹰 唐 枢 黄遵奇 梅伟强

(编委会地址: 北京王府大街东厂胡同 1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外国史知识丛书》美术编辑 郭晶莹

本书责任编辑 朱佑慈

本书责任编辑 闻 一

我们，奥斯威辛的前政治犯……

我们，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的前政治犯73046号奥达·克劳乌斯和73043号艾利希·库尔卡，是因积极参加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斗争而遭逮捕的。奥达·克劳乌斯1940年4月2日被捕，1944年10月26日被装上一列军车送往布痕瓦尔德的S I I I秘密集中营；艾利希·库尔卡1939年7月23日被捕，1945年1月在集中营撤离时，在奥斯威辛-毛得豪森军用列车经过俄斯特拉发时跳车逃跑。

我们两人活下来了，并写成了这本书。书中所讲述的一切，都是我们在奥斯威辛-比克瑙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我们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罪行的见证人：数万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数百万其它国家的公民，在比克瑙成了纳粹匪徒灭绝人性的残暴罪行的牺牲品。我们是比克瑙的过来人，所以有责任让世界了解那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呼吁，不要忘记依然存在的法西斯危险，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好多年了。

目 录

我们，奥斯威辛的前政治犯.....	(1)
-------------------	-------

第一章 法西斯集中营.....	(1)
-----------------	-------

 奥斯威辛 比克瑙的秘密 “你们是在比克瑙！” 在音乐伴奏下 衣食住行 芬兰浴池

第二章 男犯人们的遭遇.....	(13)
------------------	--------

 盖世太保 从集中营逃跑 酷刑 监狱舍 死刑

第三章 医院和医生.....	(28)
----------------	--------

 医院——“医疗区” “特别处理” “医生”——刽子手
 对待死人

第四章 奥斯威辛的妇女和儿童.....	(39)
---------------------	--------

 奥斯威辛的女集中营 妇女们的生活 用活人作试验 孩子们 铁丝网两边的男女囚犯 种族问题

第五章 死亡机器.....	(78)
---------------	--------

 死亡机器的“生产”能力 用毒气杀人的最初尝试 在比克瑙 按现代方式建造的死亡工厂 加拿大小队 特别小队

第六章 来自整个欧洲的军用列车.....	(107)
----------------------	---------

 捷克犹太人家庭营 来自斯洛伐克 消灭苏联战俘 来自匈牙利 死亡统计表 最后的致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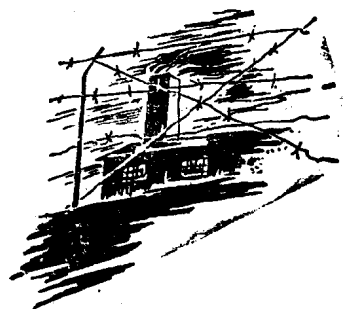
第七章 党卫军分子.....	(123)
----------------	---------

汉斯·施瓦茨古贝尔 约瑟夫·克拉麦尔 鲁道夫·盖斯
格哈德·帕利契 被囚禁的党卫军分子 “自治机构”

第八章 抵抗和暴动..... (140)

比克瑙的抵抗运动 比克瑙特别小队的暴动

奥斯威辛的末日..... (149)



第一章

法西斯集中营

奥 斯 威 辛

奥斯威辛，这是一个完整的康采恩，由三十三个集中营所组成。全营分为三大区：

奥斯威辛 I 号——主营。康采恩的行政机构，盖世太保中心，为德军服务的军用经济企业都位于这里。

奥斯威辛 I 号，官方称呼是比克瑙。其主要任务是，在毒气室中进行大规模屠杀。它包括几个较小的集中营：布达的农业营、加梅泽的养禽营、赖斯科的蔬菜营和一些化学实验室。

奥斯威辛 II 号，亦称布纳，是建筑和生产人造橡胶和汽油的大型企业。它也包括几个较小的集中营，负责挖煤和生产水泥。

奥斯威辛 I 号营于1940年春天创建。同年，5月20日，来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第一批党卫军分子和卡保*来到这

里。一个月后，第一列载有政治犯的军用列车自波兰开到。

比克瑙的秘密

1945年战争结束后，全世界有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都在询问：“我们的爸爸、妈妈、姐妹、妻儿、丈夫和兄弟在哪里？”

他们只知道，在1942、1943和1944年，他们的亲人被送到东方，送到波兰的某个地方去了。一些人是从“比克瑙劳动营”得知亲人们最后的消息的。

比克瑙集中营位于奥斯威辛西边两公里处。

法西斯分子为他们最大的死亡工厂、虐杀数百万人之处选择了一个怎样的地点呢？

比克瑙位于沼泽地带，气候恶劣。死神在那里到处向人们窥伺。疟疾、伤寒、痢疾和其它疾病无情地折磨着早已奄奄一息的身躯。高烧病人无休止地受着干渴的折磨。而在比克瑙没有饮用水，到处都排着警告牌：“严禁饮用！”但，无论是健康人，还是病人都不得不饮用这种不宜饮用的水。在酷暑和干旱季节，黑压压一片蚊虫包围比克瑙，连飞鸟都要逃离这个地方，似乎感到在这片死寂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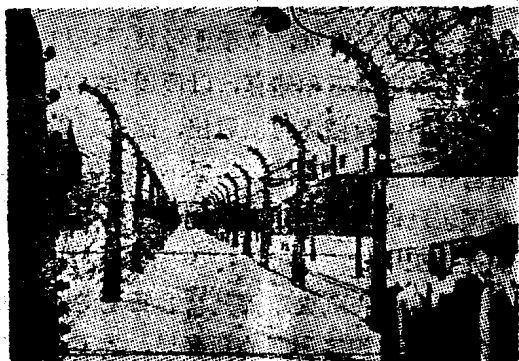
我们从集中营办公室里偷出并准备送回祖国的整个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准确情报被我们的朋友们销毁了，因为在搜查

* 卡保，集中营的监工，左袖上别有“卡保”字样，因而得名。

中可能被发现。

但我们还是能够凭记忆复述出比克瑙集中营，它的焚尸场、消毒站、砖棚和木棚囚舍的情况。

比克瑙集中营计有二十五万名犯人。它建筑在原先是宁静的农村的土地上，而现在那里成了一座巨大的奴隶城堡，周围都是铁丝网。在这座城堡里，囚徒们要耗尽所有的体力



奥斯威辛-比克瑙死亡集中营，周围15平方哩都布满通电的铁丝网。

和心力。随后，他们就被送进焚尸场。比克瑙有四座焚尸场。它占地面积约两平方公里。分为下述几个部分：

营房，即关押犯人的地方。一些由东而西的公路将它分为三个区（BⅠ，BⅡ和BⅢ）。BⅠ区包括两个营，建于1941年。BⅡ区有七个营，每个营里有二万名以下的犯人，从1944年夏天起BⅡ区关押了三万六千名匈牙利妇女，BⅢ区于1944年始建，本是准备用于消灭战俘的，没有全部完工。

焚尸场——集中营里的主要建筑，总共有四座，编号是

I、II、III、IV。焚尸场里有26座焚尸炉和8间毒气室。在最大的I、II号焚尸场里，毒气室建于地下，而在III、IV号焚尸场里则在地上。

淋浴消毒站，位于II、III号焚尸场之间。那些被认为有劳动能力，而不送毒气室的人们从军事列车上下来就被直接送到那里。人们走进消毒室，而从里面出来就成了奴隶。

农业院，在这里劳动的都是妇女和儿童。

清除站，一座圆形建筑，位于II号焚尸场和消毒站之间。焚尸秽物在这里烘干和储存，以使用作农业肥料。

从我们上面的简短描述可以看出，比克瑙集中营和所有其它的集中营有着极大的不同。这是一个杀人集中营，一个屠杀东欧各国居民的法西斯中心。一切都证明，比克瑙正是一座巨大的死亡工厂。

开到比克瑙的每一列火车都是精心策划的。法西斯分子在被占领的国家中组织了所谓的招募局，搞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们鼓吹向东方移民，首先诱骗犹太籍居民到那里去。而德国人在每一个国家都根据当地的条件以不同的方法行事。例如，在希腊和荷兰，他们发放到新土地和庄园去的应募证。为此，“移民们”要把自己的全部家产都交给纳粹分子。而在比克瑙等待“移民们”的却是骇人听闻的意外遭遇。只是到这时人们才开始明白，他们受骗了，被抢劫一空，让阴谋带到了一个谁也不能重返家园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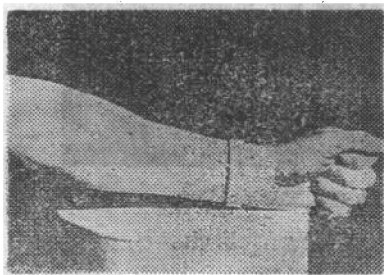
1947年，在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长官鲁道夫·盖斯的华沙审讯中，证人们指出，而且被告本人也承认，奥斯威辛集中营按其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铁路的布置，都是选作消灭首

先是苏联战俘和犹太居民，其次是斯拉夫各族人民的中心的。

“你们是在比克瑙！”

有劳动能力的男人和女人，从军用列车下来后不直接送毒气室，而被赶进消毒站。在那里，他们受到第一次冲击，而此后许多人就再也不能够恢复元气。男人和女人都得剃去头发，然后他们所有的物品被逐一没收，换上一身破布囚衣。党卫军分子的粗暴态度、身上刺号码的过程和消毒站里笼罩的一片混乱，刺激着人们的神经。

我们记得，1942年11月，当我们来到奥斯威辛之后，人们在我们手臂上刺号码时，我们是多么地惊愕。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奥斯威辛是怎么回事，但刺上这种无法消除的号码这一事实本身引起了人们沉重的预感。



“最终解决问题”的标志——
在囚犯们手上刺字。

号码刺在每个犯人的左臂上。还有一块三角形的布，上面标有同一的号码，责令犯人缝在左袖和裤子或裙子的右侧。三角布的颜色标明“罪行”的性质，上面的字母是犯人的民族。政治犯佩戴红色三角布。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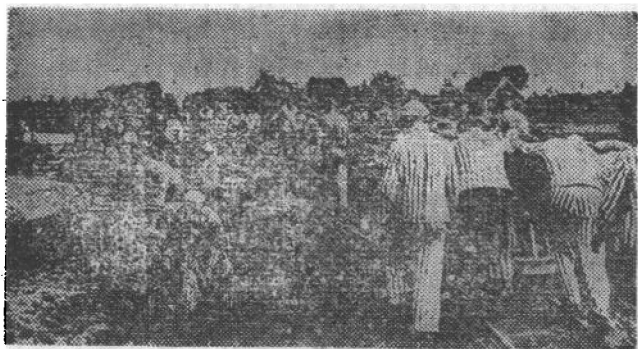
“罪犯”佩绿色三角布。拒绝劳动的人是黑三角布。紫罗兰色三角布是圣经讲解人的标

志。犹太人佩带黄三角布。每个犯人佩带的三角布的颜色都是由盖世太保决定的。

新犯人成群结队地走出消毒站，男犯人被大部分送进BⅠa检疫营。这个营的主要用途是给新犯人下马威。

卡保在营房里无休无止地叫喊：“你们是在比克瑙，是在死亡营里！”谁要是无法理解，也不想理解这一点，谁就要挨打。

数周后，犯人们就从BⅠa检疫营转到BⅠd男营，并在那里编入劳役队。从此，落在他们身上的是最繁重的劳动，指挥他们的是最残酷的卡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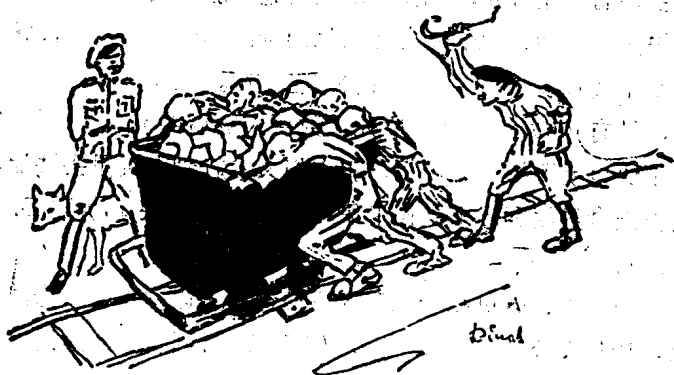
囚犯们在服劳役

在音乐伴奏下

每天清晨，囚犯们五人一组编好队，鱼贯走出营门去上工。他们在集中营乐队的乐声中行进。

但是，这乐声只能给那些初次听到它的新来的囚犯以好的印象。他们似乎感到，集中营的生活大概还不错。然而，黄昏降临，当他们抬着被打死的伙伴的尸体归来时，才开始懂得，党卫军搞出演奏乐曲这一套，只不过是加深他们的痛苦。

囚犯们的主要劳役是建造营房，他们也修筑供载运犯人们往毒气室的汽车行驶的公路。最可怕的工段是修挖环绕比克瑙、长达数公里的科洛列夫壕沟，受到惩罚的囚犯都派到那里去。全部劳工由集中营和建筑办公室的党卫军分子领导，



犯人们在干活。党卫军分子在一旁监视，卡保举着棍子驱赶被折磨得精疲力竭的犯人。

奥斯威辛集中营前犯人季娜·戈特利鲍娃画

监工则是卡保和他们的助手。除了直接杀害的办法，劳役是用于消灭囚犯的另一种有效手段。

傍晚，囚犯们在同样的乐曲声中回到营房。前面走着喝得醉醺醺的卡保，后面是抬着死尸的囚犯。

已经精疲力竭、龋龋不堪的囚犯们还要列队等待晚点名。点名持续的时间很长，要是犯人的数目和党卫军分子的统计不相符合，点名就要拖到深夜。如果少了一名犯人，或者党卫军分子怎么也数不清人数，那成百上千的囚犯不管天气如何，就得一小时一小时地站下去，就如同不管是什么天气，他们也得去上工一样。

营内的星期日和节假日是最难熬的日子。在这些“休息”日里，规定犯人们不去上工。但是，他们却被赶上公路，手持棍棒的党卫军、卡保和监工早已守候在那里。囚犯们要沿着公路奔走，无休止地让扬起的层层灰土落在帽子和衣襟上。此后，他们还要在卡保的撵打和吆喝下，在没膝深的水中飞跑。这样要一直折腾到吃午饭。在5月的一个星期日，就有300人被这样折磨死，数百人被搞得不成人样，随后很快也就死掉了。饭后，犯人们又被赶到水坑里去洗澡，搞得满身臭泥爬出来，在卡保和囚舍领班的笑骂声中回去“休息”。

囚舍长、领班和卡保对囚犯们操有无边的生杀予夺的大权。1942年5月19日，在BI₁主营20号囚舍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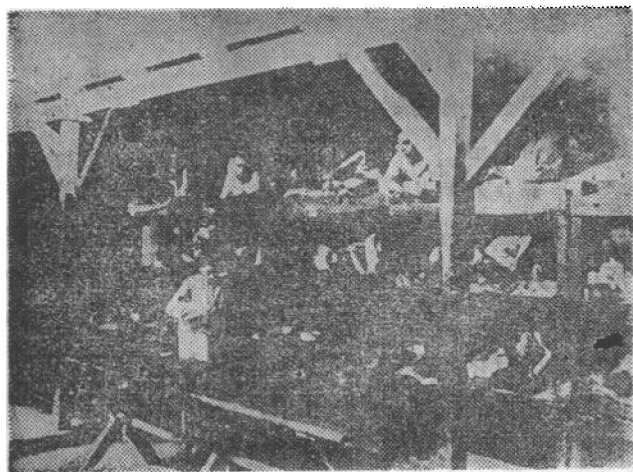
囚舍领班，上西里西亚人斯特凡·维日别恰在晚点名后，对犯人们说，谁想自由，谁就说一声。有14名新来的欧洲犹太人站了出来。维日别恰就叫来文书，让他们把他们的名字登在白色卡片上——处死的标志。随后，他就和帮手们一起把这些犹太人杀害了。这个刽子手对吓得目瞪口呆的囚犯们说，谁想回家，就照此办理。

衣 食 住 行

在比克瑙，囚犯们不是居住，而是栖身在长40、宽9米的木棚子里。它们原先是一处马厩，没有窗户，光线昏暗，通风不良。

木棚入口，左边是囚舍领班的房间，通常是陈设讲究，铺地毯，挂窗帘；右面是给犯人注册和登记他们财物的舍务室。

囚舍内，靠两壁各有一排三层的木板铺，6个人挤在 1.80×2.60 米大的地方，每人只有0.8平方米。犯人们在这里吃、喝、睡和保存自己的财物。



囚 舍